作者：hasmart  
链接：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64366052  
来源：知乎  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。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，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“来了！”

　　一声提醒后嘈声大起，众记者拥拱而上。

　　大批协警、保安奋力组成人墙通道，重重保护之下，一头猪闲闲而过。

　　一记者在夹缝中拼命挤出半个身子：“皮队长，案情出结果了吗？”

　　面对刀枪般刺近的话筒阵，猪停下脚步微微侧头，一脸淡定：“当然，今天我们开新闻发布会，目的就是公布这个。”

　　“――人是谁杀的？”

　　“――听说案件跟艺术有关？”

　　“――那是谁的尸体？”“是艺术家杀人？”“死的是艺术家吗？”“您早饭吃的什么？”问题瞬间糊上来。

　　猪没有理会，在一身黑警服的太阳犬引导下，颠屁股走上发言台，踩着板凳扬身而起。

　　闪光灯啪啪作响，势如雷惊电闪，把做过松香脱毛护理的猪脸照得越发粉嫩通透。

　　“事情其实很简单，”待眼前的风暴略微消歇后，猪两肘据案，以左右观望的姿态控制了一下发言的节奏，说道：“该人类为自然死亡。相关一些详细资料将于发布会后全面公开，请到公共关系部排队领取。”

　　说完随即下台离去，迟愣了好一阵后，记者们群体哗然。

　　猪走得很快，接下来将是为期十五天的带薪年假，这是自己应得的。

　　一辆都市越野从地下停车场开出，把猪接上后座后，小羊从驾驶位回过身来笑问道：“领导，送您回家吗？”

　　“不用，随便开吧……”猪感慨地瞄了眼窗外，守护着这座城市，却一直却没机会出来看看，“四处走走也好。”

　　“ＯＫ。”小羊笑起来。

　　车子轻快地行驶着。

　　“这次您的功劳可是不小。年底提为警视正的话，工资调两级，兴许能配给些酒糟呢。”小羊扶着方向盘，透过后视镜笑往后看，由于肉大身沉，猪坐在后排正中间，把座位占了大概三分之二。

　　“行了，破压缩包的事我忘不了。”猪远望着车窗外的天空，表情因视线缺乏焦点而显得有些离漫忧伤。“报销后一并算，少不了你的。”

　　“嘿，能陪您一起休假，这我就感恩戴德啦。说回来，开头思路还不是您给的吗？后面主要是您想多了，其实他这密码设计很简单，况且重点和文意也不在这上头。”

　　“哼哼，年纪轻轻又不居功，将来的仕途会很有发展啊。”

　　由于生理构造的特性，领导那充满鼻音的笑声里总带着一种嘲讽感――小羊保持着微笑，朝后视镜确认式地偷瞟了一眼――

　　“借您吉言。”

　　座椅背部的触摸屏画面变幻，正是刚才新闻发布会上的场景。望着镜头中游刃有余的自己，猪疲惫地松开一个领扣，往下拉了拉质料高档的衬衫。

　　画面切转，镜头晃动，混乱的长街背景里摇动着杂姓生物保护组织拉起的抗议横幅，媒体记者一脸义愤地在话筒前发表着意见，音频未开，就着字幕相看，所有嘴巴张阖的动作都有种朝镜头外咬来的错觉。

　　“记者就会没事儿找事儿。”籍猪脸上青白流映的屏光，小羊猜到了内容，“除了起哄他们啥也不会干，报来报去，还不是挤兑咱们，让虫族和水族看笑话？”

　　“也不是这么说。咱们这么做，实在有点对不起众生的托付啊。”猪好像瞬间老了十岁，两腮沉沉拉坠，皱巴巴的样子活像一对人类妇女年老后懒于再行遮挡、任情摊晒于日目下的乳房。

　　“管它呢。现有证据根本不足以把这支撑为一桩案件。”小羊扫着后视镜，“再说，也不过是个人罢了，以前河边死个骆驼又有谁管？”

　　猪长叹了一口气，身子后靠，闭上眼睛。

　　这事完不了。

　　看着吧，很快就要天下大乱……

　　轮胎轻碾路面的声音柔和安心，减震传上来的，是一种坐在天平中轴处的摇晃感，毕竟，这块土壤平坦的大陆也是由波力钛壳承托在一片汪洋之上的，动荡才是真实，才是本质，稳定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错觉罢了。

　　为什么，生命会这么喜欢追求安稳呢？

　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醒来后，第一份觉知到的情绪就是焦虑，无法解决，不能摆脱……

　　对健康的、对事业的、对交际的……胖了瘦了，笑了恼了，亏了赚了……

　　有计较才会让生命变得不健康吧，生命保险对失去生命者有意义吗？为什么要为尚未发生、而且没有任何发生迹象的事情作出预判呢？

　　远见！呵，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，结果远虑就成了他每天的近忧，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”，结果为了防止那或然的一失，就要预作万虑！人类干过的蠢事，我们看得还少吗？

　　可又为什么会重复走上这条老路呢？

　　等等，这个问题本身岂非也是……呵！

　　所谓生命，也许就是这些蘸着时间，正把我撕成碎片的念头罢？

　　工作，对。只有工作可以令焦虑暂歇，尽管它更像是一种饮鸩止渴，是一种早晚会遭到反弹的制克……

　　由它去罢！

　　想到工作，案情相关文件就在脑中反射式地映现出来，幻灯片般乱糟糟闪过，内容基本上都是类似这样的：

**与会纪要-第\_场-副本**

30、输掉一切被关起来的“我”貌似也在“蝴蝶与小鸟”之间？而这二者又对应着什么？

31、“我”印象中受外教赏识的女同学是谁？

32、“我妈”的功夫怎样，她修行有成吗？

33、有一节，“我”自称心理医生不是其主业，那么“我”的实际主业是？

34、书中有写出“我妈”的真名实姓吗？“我”倒底是不是“柬埔寨”的儿子？

35、“我”家倒底在哪儿？

36、无客时“我”独自听磁带，其中“停止键按得及时，因为接下来将有一段凌厉到令人难以卒忍的凄号和呕吐声”——是在说谁？

37、尸体究竟是谁？

还有这样的：

**与会纪要-第\_场-副本**

11、“我”刹那间神经脱控，亿兆细胞皆化有情，浑身都是心脏，遍体都……如果说是爱情催的则明显过于夸张，那么变成这样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？

12、着力写“娟儿大皱眉头，这眉头里隐藏着些许不知是对谁的、似欣赏似讥诮的笑意”，这笑意有几层？是针对谁的？

13、看了几秒，娟儿就开始反手用筷另一头捅“我”肋条骨的实际目的是？

14、“在失落中懊悔记恨，想把话茬拉回又不好意思”，这里面的记恨，是在记恨谁？记恨什么？

15、“你下午不出警吗？喝酒不合适吧”，“我”这么问娟儿的时候，她却毫不在乎，她不担心出警的真正原因是？

16、和驴一起出现在光门里的骡子是谁或者说有可能是谁？

17、娟儿拿给“我”看的诗是谁写的？证据？

以及这样的：

**与会纪要-第\_场-副本**

22、人们抓的抓散的散，丐师和盲丐最后生死未知，他们会落得怎样的结局书里写了吗？

23、无人理顾荚，她便“没话凑话儿”，声线带着雀跃明显在起高儿并去买老干妈的表现倒底是在干什么？

24、顾荚想不想变成一棵树？

25、罢工得不到响应，是顾荚拿主管撒气的内在原因吗？

26、写小顾进屋，有时像液化罐爆炸，有时像核爆，原因何在？

27、说“四十接个脱臼，了结一段恩仇”——了结的究竟是什么恩仇？

28、小顾听“我”问看没看过蓝色生死恋时一脸漠然，为什么？

还有这样的：

**与会纪要-第\_场-副本**

K、字里行间倒底藏了多少卦？这东西真能左右命运吗？

L、李敖算不算民族臆症主义的先驱？

……

　　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讨论并罗列了近二百条，还说不好与案情倒底有没有正相关……比这更头大的则是另一份，直到新闻发布会之前自己还在看——

**××凶嫌的常见心理要素与动机分析表××**

·幼年期有受虐以及被性侵害的经历…（情况符合：我、还俗）

·基于压力或被迫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、娟儿、小顾、还俗）

·极端的、理解偏差的宗教信仰…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、还俗、小顾、我妈、庄主任）

·怀有偏离主流的道德理想价值观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、乞丐兄弟、外国人、小顾，我妈、庄主任、海师、生物教师）

·患有精神类疾病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、庄主任、武侠小说家、还俗、娟儿、鼓手、我妈）

·向往财富好逸恶劳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）

·性变态或替代性满足……………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、武侠小说家）

·将幻想内容当成使命与工作……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、武侠小说家、小顾）

·无法自控的进食需求与捕玩天性……（情况符合：我）

　　……

　　一长列的清单中，符合条件最多的无疑是“我”，然而不管是草稿中的“我”还是定稿中的“男子”，都显然是一名严格的非暴力主义者――连武术这种彻头彻尾的暴力运动都成了他“验寻自我”的工具，如果说作者以其为化身，怎么可能是现实中的凶手呢？文学上不诚恳的罪孽远胜于杀生害命，那种对圣父金博士的辜负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然而以创作印证现实、凭这些对号入座地判断，岂非又如主人公所言，也是一种成见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思维不自觉地浮上来一点点――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自己也习惯用稿中呈现的观点来思考和面对事物了？这种思维模式被影响的感觉异常讨厌……

　　但，模式只是模式，并非自我，所以讨厌的情绪也不是我的情绪，而是模式化的产物――以为自己理当是“自主的”，所以“发现被影响控制着就起情绪”，继而“产生厌恶并试图摆脱它”――模式中的我其实一直为情绪左右，在对抗结构中摆荡，被自己的产物削弱……这种思路并没错……等等，这岂非又是――

　　出了草稿又陷入定稿，意识思维牵缠抽扯无从拔腿、无处可逃……

　　这就是精神污染吗？

　　小眯着的眼皮渐压不住神思，被点钞员搓捻着似地眨个不停，捱了一会儿后终忍不住，又从公文包里掏出阅读器来，放在膝上。

　　“――怎么了您？还读不够啊？您这也太爱岗敬业了您……领导？”

　　“别管我，开你的车。”猪一脸坚毅。

　　稿件是对警方的挑衅，也是警方唯一掌握的线索，面对任何困难不服输、不放弃，从中揪出真相来，是作为一名三十二区干警的职业责任，更是经历过FD事件洗礼的老一辈灵命自由战士的基本操守。这种责任心与荣誉感，是现在这帮和平年代长起来的小年青们所不能理解的。

　　“哎，嗨。我这也是心疼您不是。”

　　小羊不敢再深劝，视线在路面和后视镜上不停游离着，其灵动程度足可证明“死羊眼”是句人类编造污蔑的谎言。

　　只见猪读了那么一会儿后，表情里忽然起了些疑惑，喃喃叨咕着“简单……”眼不离屏幕，从口袋中掏出便签本和铅笔，然后不停划动阅读器。

　　“嘿！桥边儿这片云彩真不错哎……像我！”

　　“——您看我这比喻怎么样？”小羊很得意地瞟着窗外，“我这才叫接地气，我这绝对有木匠文学奖的水准我跟你说，文学最高的境界不是复杂，而是平实……”

　　猪的注意力完全没有转移，翻翻阅读器，数一数，在本上记一下，翻翻数一数，再记一下，如此反复持续多次。

　　小羊迅速照一眼路面后再次盯回后视镜，摩挲着安全带，作笑道：“欸……不会又要加班吧，明明案子都结了……您可真有意思……”

　　只见猪凝神在便签本上瞧了一会儿，像是决定了什么，掏出手机，开始按着本子拨号。

　　电话很快接通了。

　　猪朝前作了个嘘声的动作，指指手机，指指耳朵，等后视镜中的小羊敛容点头表示明白之后，便按下了免提按钮。

　　电话另一头非常安静。

　　“您好，”吃泔水般吞咽了一大口紧张后，猪睛错动，尝试性地发出问候。

　　“……”

　　像是历经了一小段星际传输的延迟，话筒中发出回应：“您的编号为——2——恭喜你找到我，朋友。”

　　声音里有种电子化的迷幻，而且前半程报数显得极为机械，应该是某种自动应答装置发出的，后半程大概也使用了变声设备或AI转述程式，原始语气被大大地削弱了，听不出究竟是何种族。

　　猪通过前后视镜急急望了一眼小羊，扬肘比划出追踪对方信号设备仪器的形状，又指指后方，小羊无声颔首，脸色严峻地点按钮一转方向盘，车窗玻璃变温转黑，车子下道。

　　猪尽量把周旋的刻意处理到不甚明显：“这得感谢您并未对联络方式作更深的加密啊，至少比六楼八味那些好解多了……我想，这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――尽管在文学技巧上您着力繁复，但在现实中，您其实是渴望沟通的。”

　　“同样是八位数字，你为何确定这套是电话号码？”

　　“和名片是一样的吧，上一套是自表身份，那么报上名之后，底下多半便是联络方式……最常见的也就是手机，之前的那些都有加密但目的和重点显然并不在此，对于能走到这一步的解密者来说，再复杂的也不过是刁难，也就没必要了，所以在想到可能的密码表之前，我就尝试着直接拨了一下……”

　　一边说一边审听着电话另一头的动静――那边并没有什么可供辨识的背景音――于是继续作出思考式的语调，试图来多延宕一点时间：“哼哼，不得不说，您这还是挺冒险的，要是这稿子落在一些手欠的平面媒体那里，搞不好发表时号码就会给弄没了吧……您的目的一开始就是想挑战警方吗？”

　　“呵，”对方的电子冷音里似乎带有看穿一切的笑意，因而丝毫未理后面试探的部分：“那么，省略的号码前缀，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呢？”

　　“这个嘛……非虚拟号段的话，没法与文稿意图相互呼应吧，而虚拟号段又是有数的那么几个，没想到第一次就试对了。”猪的回答显得不甚自信，像是被对方的笑声带起犹豫的样子。

　　“呵呵呵，”对方爽朗地笑了。

　　“干得不错，皮队长。”

　　“哎你……”诧异中，猪原本还在作态的音色一下转了，好在总算是经历过大阵仗，把后面的“怎么知道”硬生生挤扁在嗓子眼儿里。

　　“您的声音清朗，形象也很上镜。况且，你们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的只是短稿，这说明目前能解密并致电者只能出自警方。”

　　这语气让猪有点着恼：“我就开门见山了罢，人是你杀的？”

　　“唔，他好像是自然死亡，新闻里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　　“这样玩有意思吗？人也是条性命啊！你对死亡没有感觉吗？你知道死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　　“我只是引述事实而已。”

　　“什么引述！你这是在嘲讽我！嘲讽警方！嘲讽整个——”

　　“……还记得以前的那种平静吗？”

　　“平静？”猪小愣了那么一下下，跟着内心狂跳――这种错愕感，这种毫无碰触的交叉，岂非正是――

　　对方像是回忆着什么，小小地澄淀了一下，再次开口时，依旧是那种远望着风景式的不紧不慢：

　　“说实话，我很怀念那种平静。看到食物，就去吃，有敌来犯，就起跑，没有一点情绪。如果记吃又记打的话，那进食的幸福也会因掺入了战战兢兢而减半吧。反过来想，一个激活了智慧的生命在面对事实的时候生气，也是很不可思议的。事实就是事实，事实就是已然，更是必然，草到秋天总是会黄的，有谁会对此气愤吗？那么在新闻里告诉大家人是自然死亡，这也是个事实，为什么别人来重复一下就会引起你的愤怒呢？也许，当这个事实连发布者自己也无法接受、不愿承认的时候，把别人的引述涂上感情色彩、认定为嘲讽也就顺理成章了吧。……你说是不是？皮队长？”

　　提问声在车内回响，后视镜里的猪脸皱皱的。

　　小隔一会儿未等到回应，话筒中又浮起喃喃的诵声：“我宣誓，我愿捐此躯，成为一名三十二区干警，我保证忠于灵魂，忠于生命，忠于……”

　　“混帐！混帐混帐混帐！”猪紧掐着手机，冲屏幕上映现出的自己的脸庞大吼。

　　“好吧，刚才确实是嘲讽……”骂声歇时，对方温和地笑笑。

　　“好吧，好吧好吧好吧……”一连串的好吧过后，对方的语气又忽然一转，有了种依旧客气却已经再不容置辩的义正辞言：“尽管是我方有失礼在先，但也许该是时候提醒一下：跟你家侠主讲话，还请注意一下态度和措词。”

　　“……”

　　“当然，随意张狂谩骂也由你，毕竟，我这边能做的也只是切断电话而已。”

　　“等等！刚才你说什么——侠主？”猪感觉到自己额间在渗汗――如果发言者有两个，那么通过变声器是听不出来的……

　　“唔……”听声音，对方对他的反应能力似乎略有所不满。

“济世者为侠，救世者为主，倘若救而兼济的话，自然就是侠主啰。不过，我倒也不十分认真，也就是图个好玩罢了。”

　　“救世？救哪个世？谁的侠主？”

　　“你知道金博士的最后一项研究成果是什么？”

　　“金……”猪眼里起了犹疑：“……是什么？”

　　“他前半生最伟大的成就是找到激活动物智能的方法，下半生的研究方向，也是一项激活工程。”

　　迟滞片刻后，猪忽然听懂了这话，脸上的肉微微颤抖起来：“难不成……”

　　“不错。实验成功了。你也应该知道，这意味着什么。”

　　“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”猪大叫起来，“这在根本上违反科学！”

　　对方笑了：“这话真不该由一头猪来说。”

　　“轮不到你说我！”猪怒喝道：“至少我蹄子上除了泥没沾过别的！”

　　“啊哈，了不起的和平主义者。”对方似乎遥遥一祝后，欢愉地喝了口什么饮料，“其实我们是一样的。看过两份稿件的你应该更明确这一点。作为一名真诚的艺术家、一名非暴力主义者，这些年来，我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了，现在，到了该正名的时候。”

　　“用一场死亡来证明吗？混蛋！你根本是说一套做一套！”

　　“不不不。”音源点产生了摆动感，似乎对方是在电话另一端连连摇着头，跟着把声音放缓、放轻了：“死亡是生命的事，死者是没有死亡的。而且，你好像忘了，皮队长，‘谋生，就是谋杀。’”

　　“滚你的文字游戏！”猪两鼻孔呼哧呼哧喷气，浑身肉颤，“你以为过了追诉时效就安全了混蛋？你以为诸子会忘掉你这个全民公敌？不！我们会逮到你的！就算立法改宪也在所不惜！”

　　“我很期待。这些年来我隐匿藏形，观望着这个世界、观望着身边幸福到愚蠢的众生，总有种为其不值的感觉……希望你能替他们争口气。”

　　“理顺了鬃毛等着吧！”猪恨恨地说。

　　“呵呵呵。”对方丝毫不受这态度的影响，甚至声音中多了一种老友式的亲暖和厚：“……那，祝你一路顺风？”

　　在最后这句话中，猪听出些许不祥的意味，猛抬头――主窗外是废弃的工业区，残垣豁口后可见破旧厂房和铁架支撑的水塔，路边垃圾成堆，荒草丛生。

　　“怎么开到这儿来了……”话在途中，已然意识到问题，忙扔手机去拔配枪――

　　驾驶位安全带刷地弹飞在空，小羊一松椅座――靠背后倒压住探往腰际的猪肘，使其吃痛前倾――与此同时旋腰蹬蹄，仰身后旋猛地一挺――

　　“嘎吱”“扑――”

　　刹车声中一蓬血光迸现，羊角从猪的血脖处刺入，直捅入心。

　　猪疼得四蹄蹬踏，连声惨嘶，小羊奋力挺身顶抵，将其死死叉在后排座上，不敢有丝毫懈劲，力量保持持续输出。

　　折腾了足有一分来钟，猪身上只剩些生理性的抽搐，眼里像被谁吐了口痰，渐渐凝定了。

　　又等一会儿，待之彻底死透，小羊这才拔出角来，开门下车。

　　打开后车门，死猪身子一歪，枪从套中滑下来、啪嗒落地。“嘿！”小羊甩去一眼，蔑然踩着它朝车内探身，在血泊边拾起手机和便签本。

　　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确认没有任何目击者后，将手机调回正常通话模式按在耳边，一面用便签纸擦着角上的血，一面语气恭敬地说道：“侠主您好。……还在吗？”

　　电话另一端：“……声音很熟啊，是０号？”

　　小羊笑笑：“是的，是我。”

　　对方：“看样子，这事你没让他知道。”

　　“可惜他还是自己破出来了，这家伙脑子实在不得了。”

　　“借猪夸奖自己似乎不是个好习惯。”

　　“哈哈，反正打小爱听表扬，没受过挫折教育。”小羊在荒草间溜溜嗒嗒，隔着稀疏干松的苇幕，可以看到一拱桥洞般温暖巨大的太阳——想一想，这样两腿直立着面对它，真的挺荒诞的。

　　“从新闻发布会的结果上看，你把这事情压下来了？”

　　“不，事实上，和您通话后，我将事情越层向上峰进行了单独汇报。”

　　“看来你们达成了共识。”

　　“达成共识的恐怕不仅仅是我们而已，象人类那边……当然，个中情由各异，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相信您也能懂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对您的尊敬是一致的。”小羊整理身姿，带出一种毕恭毕敬的味道：“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懂得感恩，不行伪善，我们和那些杂食的蠢猪不一样。”

　　“皮队怎么样了？”

　　“嗯，怎么样了呢……”羊回头罩了一眼，嘴角边勾起细皱，“总之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器怀到老总白瞎……咩呵，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想到把心意枪劲儿用在角上，使出来威力能有这么大。”

　　也许对方在脑内建模，小小地沉默了一下。

　　“……武术是对野性的追忆，象形象形，总还是隔着一层。”

　　“这么说，我这是应该的。”

　　“凭书自悟，一半天的工夫到这程度也算不错了。道无亲疏厚薄，收获最多的，永远是最有心的那一个。”

　　“哈哈，那回头我该再尝试一下写作了……若是私淑的还过得去的话，您可以考虑将我纳入门墙吗？”

　　“尸体呢？你准备怎么处理？”

　　“扒掉衣服，去除一切智慧性的痕迹扔在野地里，它只不过就是一头游荡而死的野猪罢了。您知道的，即便是现在，也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可怜虫们根本没机会被激活。当然，说成急刹车时扑过来压在我角上也可以，谁教这家伙那么胖又不系安全带呢……”

　　“很艺术。”

　　“呵呵，有专业性作保证，艺术是必然的。收尾您不用担心，伪造现场对我们来说从不是什么难事儿，当然，就那么扔着也没啥，虫族的手脚快着呢。”

说话间，沾血的便签本落在地上，在打火机的蓝焰中燃烧起来了。

　　“请恕我的成见，这行为，跟你们的原始品性可不太像。”

　　“原始品性？您是指生物族群的，还是……”在念头盘旋的小小间隙里，羊便率先意识到错误似地自己笑出来：“嗨，化了脑子，还不都一样。”跟着敲敲自己的头，“……啊对了，稿上的地址，是真的吗？”

　　“要过来吗？我正好烧了些开水，挺白的。”

　　“不，有点太素了，谢谢。……我是在琢磨，您该不会真的想被抓住吧。”

　　“……怎么说呢，我现在正拿着一本树本华的书，打个比方，如果谁真正读懂了树本华，那么他自然就是树本华，至于树本华要怎么处置树本华，那是他的自由――不是吗。”

　　“等等等等，在您的话里，我似乎又听出些反讽的意味……”羊趟到鱼似地急急捕捉着思路，“灵性像河流，截出来的只是片断对吧，所以再彻底的私淑也不过是贯彻了某人在某一时间节点的成见，而您的意思似乎是，尽管这成见不值一顾、尽管很多自我标榜的私淑者都是假装的或在假装中而不能自知，但阻止他人假装也是一种无味的庸人自扰？

　　……侠主？

　　……您还在吗？”

　　“确认……会让什么得到安宁吗？

　　想象力必须要有任何形状吗？

　　灵命为何总会向外寻求暴力呢？

　　是害怕失去约括之后，就会自由得消散在空中或是流走吗……”

　　对方喃喃而述，散漫得不像是在回答。

　　“……唔。”花点时间嚼透这话后，羊感到胸腹间有一种酸楚在流窜，举目四顾――眼到处尽是些人类的遗造，草箭破壁、铁架锈蚀、荒风走凉――前所未有地产生了一种自己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的悲伤，产生了一种想要消融掉自我的团块、放弃所有智力、像祖辈那样带着无从理解的眼神被人类斩杀在一堆干草上的冲动。

　　“我对自己感到惭愧……”羊低下头说，“正如您所寓言的那样，暴力什么都不是，它甚至连小小的密码都破解不了。我相信，您的不辩与配合正是基于此理由的，您也许只是遇见并利用了那场死亡。我有种感觉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的存在也像那具尸体一样不真实，而认识到这一点的瞬间恰恰就是我的真实在显影……是的，尽管达不到私淑的程度，但我坚信这一点。至于在幼年期金博士对您做过的事情，我感到遗憾，同时对能够成功克服这一切走到现在的您表示由衷的敬仰……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些形名之词也是加诸在您身上的暴力，尽管这力度和我的态度一样，都只是像凑近去轻轻拍拢您的肩，来一个友善亲切的、子侄式的拥抱……相信这样的力度在您而言，也已经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了。我还要向您保证，我不会再用侠主来称呼您了，这对您实在是一种污辱，我竟然还愚蠢到以为您这儿依然有门墙……唔，您当然也是不需要听谁作任何忏悔的……那么，不多打扰了，请您一定要注意保养，齿岁长了还要多补充一些细料，总是用玉米糊糊和萝卜对付的话身体会吃不消……啊对不起，这可能又是一种成见的团块吧……但是，事实上，方便的话，我很想寄一点干果和口粮给您，如果您觉得我值得被信任的话……那么，请告诉我……花生――可以吗？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着。

　　持续沉默。

　　“您别多心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当咱们是读者跟作者的交情――而且我之所以想这么做，是因为相信除了我以外，不会再有谁会或者说能这么做了，您知道，动物基本没有读书的习惯，虫族更不用说，而如今的人类……我想，您是能明白我的意思的……我这话可是真的发自肺腑——这不算‘试探你的主’吧……”

　 “你做的已够多。”

　 “……”

　　羊理解了一会儿。

“确实我也只是守住了一项灵命的本分，可建立连接就真有那么可怕吗？不，等等，我又在浪费生命了——但是！拒绝也是一种用力哦！咩哈！想不到吧，您别怪，像您这样儿的，就得有个我这样儿的在后头推上一把——好了，现在听我的，因为从现在起，我也要开始做自己的主了，何况我这是为您好，这里头可没有一丁点儿的暴力和凌驾……”

　 “……”

　 “那么……花生确实不易存放，变质就危险了……为了安全和实用起见……还是面包吧？”

　　“……面包……”

　　“是的……面包，面包，”羊欢愉地摇动着小脑袋，“能放进口袋，也能放在桌上……当然，不是两个一组的那种，尽管我知道您可能不挑……”

　　 夜色平沉，风轻松地吹着口哨，天空中有星星闪起来了。

　　“面包很不错。”